

河南
睢
南省
县

志

人物

(上)

(初稿)

睢
縣
志
卷
之
一



蒋 挺 庆 传 记

蒋挺庆，字绥珊，咸丰己未举于乡，吏官户部郎中，天怀旷逸，不为世俗累，耽吟咏，工书画，墨^兰尤胜，常画芭蕉幽兰共一帧，精神擅绝，光绪初，以疾家居十余年，闭户读书，以诗画自娱，榜其轩曰古香，终日范座，与夫人彭氏评诗论画，不知门外事，客至，经史外无他语，兴至则拈毫凝睇，一挥而就，无不精妙，论者谓挺庆诗画，其秀逸之气，得之家传云，光绪十三年卒于家。

李 西 锋 传 记

李西锋（1883——1938），又名李广化，睢县西陵乡李康河村人，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是我党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之一。

少年时代，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青年时代，虽然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个地主家庭的唯一继承人，可家人对他总是不太满意。为家，他不甚操心，但越来越多的是用自己的钱财为民众谋福利，特别是到了夏收秋割的大忙季节，大家都在忙，他却要家人在夹河要道路口摆设茶水招待过往的群众，这一举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李西锋从不惯土顽劣绑架压群众，村上的地主李广和与县

城的官僚相勾结，欺压群众，他气愤之至，就带领村上有仇有恨的人与之斗争，周围村上的受苦人看到他靠得住，也纷纷同李康河的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大家推荐李西锋为领导就这样成立了远近闻名的“红枪会”，他任会长，“红枪会”的发展势如破竹，力量越来越大，大家缴了李广和家中的武器弹药。西陵寺马家是当地一霸，“红枪会”就与这一霸作斗争，至使周围反动势力闻风丧胆，李西锋的名声越来越大。就这样他由同情人民到组织人民，一位地主家叛逆的形象正在形成。

李西锋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打倒土豪劣绅。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特别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欣喜若狂，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李西锋悟出了一个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到来了，1926年12月，经于秀氏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睢县最早的党员之一。党的教育鼓舞着他不断进取。

平时，他憨厚寡言，遇事沉着，天大的事也不动声色。他参加共产党的事从来没有向家里人或亲属透露过，在那白色恐怖的岁月，他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当时家里人只感觉他精力充沛，出入繁忙。在1927年3月间，肖仁鹤、张海峰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召汴陵、杞两县党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建立国民革命

军别动队，他被委任为睢县别动队联络官。1927年4月26日，建立了睢县治安委员会，李西峰被委任为审判长，在此期间，在人民法庭上，审判处决了一批包括反动县长在内的顽敌分子，打开监狱释放了一大批无辜群众，打开了土豪劣绅的仓库，开仓济贫。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真是如火如荼。他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的更加坚定顽强。

1927年白色恐怖波及到我县，蒋、冯联合，冯玉祥背叛了共产党，并大批逮捕共产党员，革命处于低潮，根据组织安排，共产党人均转入地下，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入了开封，在开封南关以开烟厂作掩护搞地下工作，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他也就成了党的秘密联络员。此后，曾被叛徒出卖坐过牢，几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后，又在县城从事灰色工作，以合法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又遭敌人告发，几乎倾家荡产，逼得全家不得不从县城迁回乡下。李西峰虽多次受到挫折，可是他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

抗日战争爆发，台儿庄会战之后，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他村时，他又以各种形式搜集武器弹药，着手组织抗日武装，为了组织游击部队，李西峰又亲自组织本村的李如琛、李国彦、李国强、岳庄的岳永贞等同志，抢夺了李广和为首的地主武装的枪支。从李康河扩大到刘屯、程楼、邢堂等周围村庄，组建了几十人的武装力量，以后加入了党领导的游击支队第三支队，即吴芝圃所领导的

革命队伍，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李西锋胸怀宽阔，待人忠厚，过去他家经常有外地外乡人来往居住，他都热情招待，关怀备至。

李西锋是一个硬汉子，敌人甚知凭他的本事想在战场上杀害他

是办不到的，于是就以卑鄙的手段——使用毒药杀害了他，那是1

1938年8月的一天，他领着一支部队走到杞县的付集喝水，没料到被敌设毒暗害。

李 省 三 传 记

李省三（1906——1938），睢县伯党南李庄人。（现属民权县）

学生时代的李省三就有激进的民主思想，性情直爽，有正义感，遇不平，敢于斗争，对时弊，敢于无情评击。在上小学、初中、高中时，都因对当时教育不满，领导学生闹学潮，未待毕业而三次被开除。

1927年，冯玉祥在河南主政时，李省三参加国民党，当了一段小店区伪区长，又到上海暨南大学当了一年旁听生。回来后就到睢县四小学教学了，他和睢县入党最早的共产党员姜郎山友谊甚笃，过从甚密，志同道合，因此他对国民党的昏庸腐败极表不满。

他常对其兄说：“国民党政治腐败，上下贪污，贿赂公行，不喜好人。”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共产党的军队是官兵平等，秋毫无犯的纪律之师，胜利是必然的。他主张不要广置田产，应将现有的土地卖出一些兄弟析居后李省三即将自己分得的土地卖出十几亩，群众称奇。由于他在学校和社会上的上述言行，战前他就是睢县有名的进步人士。

一九三〇年，姜郎山扒庙兴学，在刘庄建成第四完小并主持校务。他是以办学作掩护，把学校作革命活动阵地，他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首先聘请李省三来该校担任教职，接着李备五、孟砚冰（女）等进步青年应聘相继来校任教。一九三一年，经姜郎山介绍，李省三被接收入党，一九三二年和孟砚冰结为夫妇。

孟砚冰是杞县早期共产党员韩达生的妻妹，由于李省三和韩达生的关系又近一境，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三年的两年间，李省三几次去开封，为营救被押入狱的姜郎山、苗泽生，协助他们的家属积极奔走活动。在开封的地下党员苏养心以在汴的房契文书作抵押，将五百元硬币的高利贷款，买通绥靖公署的杨军法官。（主审姜、苗）姜、苗得以免死，改判为十二年徒刑。李省三还通过韩达生的介绍，几次去开封归范和党组织作单线联系。

一九三四年底，在教育界很有声望的李省三，甚知要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只有利用学校这个园地，这是他和姜郎山共处多年取得的经验，李省三有计划地让姜勉三接任一小校长，以利在学校隐蔽

活动，接纳先进教师，他第一个便把韩达生介绍到这个学校任教。

姜勉三是姜郎山的胞弟，受其兄的影响甚深，是靠近我党的进步人士，韩达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韩在一小任六年级级主任，半期末过，校内就有个别人惊呼：“学生思想变了！怎么办？”惜其在校任教不长，学期未终就匆匆辞职离校了。

一九三五年，在政治上睢县逐渐形成两大派别，即教育派和地方派。后者多是有势力的劣绅顽固分子，他们拥护的是当时县长蔡慎，前者则是年轻少壮，锐气非常，富于正义的进步势力，共产党员李省三就是他们的代表。教育派既反豪强，也反贪官，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县长蔡慎是个劣迹昭着的典型贪官，地方派为了自身的利益投其所好，公开送钱行贿，包揽词讼，为其广开“财源”，蔡慎依靠这帮人而坐享其钱，大发横财。教育派斥之为骆驼队，号称“驮钱派”。

地方派把睢县搞得乌烟障气，教育派不忍坐视，李省三就发动县里各机关控告蔡慎，联名要求省政府调查撤换。当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吏治自然也不清明，凡作县长的都有来历，各有背景，是带着“护官符”走马上任的，公文无疑是一张废纸，县里过去曾几次派代表赴省陈词，而每次都由李省三率领，指控之余，省里也派人来县查处，但一遇蔡慎拒不承认，最后，李省三下决心把蔡慎的全部贪污事实、劣迹，经过调查整理成文，再一次组织代表团

赴省，由于证据确凿，事实俱在，省府被迫将蔡慎召到开封和李省三当面对质，李省三有理有据，锋利的语言，匕首般刺中蔡慎的要害，经过针锋相对的一场反复较量，蔡慎终于缄口无言了，不得已，省府才将蔡慎撤换。

蔡慎将要离开睢县的消息传出，李省三紧张地和李备五商量为蔡慎送行做好了准备工作。李备五亲自动手绑扎个三角大匾作塔形诗书写其上，另拟出几个口号，一听到蔡慎起身时间，学校立刻行动，早饭后集合学生出校游行，抬着纸匾，锣鼓喧天的沿街高呼！“打倒贪官污吏！驱逐蔡慎滚出睢县”的口号！一时全城轰动，人流拥挤，许多人拍手称快。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李省三实为有力的组织和参与者。

一九三八年初，张辑五、李省三等决定去刘庄扩建抗日武装，同时建立农民协会，并借刘庄小学校舍办贫民夜校，不数月抗日武装已发展到近百人，这就是后来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的最早基础。这时李省三驻守刘庄小学，日夜坚持着工作。

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已到睢县东关，原住刘庄的县委书记张辑五领队到西陵，李省三、姜郎山、李备五随同西撤，在传李一带活动。当时情况紧张，李省三抗日心切，他见城南武装有迅速的发展，就想回县北家乡，把他在同党一带建立的百把人的武装带过来，当时张辑五劝他说：“现在日军正数路西犯开封，你从敌占区通过，

太危险！等几天派人送你回去。”李省三坚定地说：“不行，那里队伍刚成立，我如不回去，时间长了，容易散去，另外那地方还可再组织一个大队带来。”张辑五还不放心，李省三见张有难色，以更加坚定地语气说：“予东已经沦陷，人民正在受苦，我心急如焚，还要立即回去把队伍带来，好在我人地两熟，沿途都有落脚地方，不会发生危险。”张辑五只好同意。李省三回到传李，把这里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准备取道杨楼，绕睢、杞边境的安全路线回家，李省三的这一行动，被住在传李作监视的李化龙探知，立即报告给张心贞，带着他的弟弟张心顺，参谋轩友礼，护兵张安民和当地联保赵龙显各持大刀、短枪埋伏在李省三必经之路旁，1938年6月的一天，李省三单人骑车，在长岗贾庄之间的一条荒僻小路上，不愿伏兵忽出，李省三遇害了。

张心贞怕以后罪恶败露，又将李省三的头和四肢刺开，分别扔进水坑和庄稼棵里。两小时后，住在徐楼的吴守训闻讯率领廿多人赶到出事地点，经过辨认，却是李省三，就地草草地把尸体掩埋了。

当时吴芝圃住在韦庄寨，听到消息，不胜悲愤，不久，决定整頓睢县武装，配合杞县九队打长岗，为烈士报仇。

长岗一役胜利之日，置棺、殓尸，重修烈士忠骨并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李省三大才未尽，盛年被害，然而他的血也没有白流。

苗 铁 峰 传 记

苗家林（1880——1939），字伯珊，号铁峰，睢县城南苗楼村人。由一个旧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立志精忠报国。1939年农历5月，被汉奸、恶霸暗算，时年59岁。

苗自幼勤奋好学，博闻强记，颇得老师、同窗学友的赞赏。但屡试考科不第，老师劝他：“前程、钱程，无钱不成，无钱行贿主考大人，焉能考中秀才，光耀门庭。”他回答：“我家贫寒，日难食饱，哪有钱买功名。”其岳父闻言助资，他执意不从，并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吾落榜，乃所学不及他人，岂能沽名钓誉，落人话柄”。

1898年，苗毕业于开封师范学校，回睢后任勤学所勤学员，与徐二一起先后在城内肖曹庙办一所高等小学，在铁佛寺、苗楼、阎土楼、马庄办四所初级小学。为办学堂四处奔波宣传筹集资金。他常说：“古人云书犹药也，可以医愚。有了知识，才能报效国家，为国出力。”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热诚拥护革命，积极参加了同盟会，为同盟会会员。和他的老师马父三、苗楼学堂老师杨作雨一起，四处宣传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坚决站在革命一边。袁世凯窃权后，积极参加反袁运动，被袁在睢县的爪牙通令搜捕。

1926年，军阀吴佩孚的驻军营长牛鹏，为了搜罗兵马，筹备军响，向人民增捐加税，苛刻搜刮，农民一年要缴纳数次粮，从1926年预借到1936年，弄得民不聊生。苗愤恨之极，挺身而出，组织群众抗捐抗税，并四处奔走串联，和杜如希、罗文彬等共商大计，派代表去洛阳向吴佩孚请愿，遭到拒绝。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份送其子泽生、子丰到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都成为我党优秀干部）

1927年春，北伐军进军到河南时，党派姜道中去商丘一带执行任务，在商丘县西南郭村集被一群土匪扣压，姜急中生智，以儿子的身份给苗写一封信，苗收信后，立即带款前去搭救出来。

“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睢县的党组织也遭到了破坏，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苗与李亚峰（中共党员）在开封以开设煤铺为名，积极寻找上级党组织，后煤铺被查封。

1930年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后，多次到苗家，苗并把吴安排在山西人开设的一家杂货铺里作掩护，以便开展工作，重建党组织，成立中共睢县委员会，苗泽生为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浪潮高涨。苗积

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他说：“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一切为了抗日救亡。”并把自己收买的十几支枪全部拿了出来，支持儿子泽生在平岗周围迅速组织起一支八十多人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8月，沈东平（当时任予东地委书记）率18勇士在马路口截击日寇，被敌后续部队包围，子弹打完后，全部壮烈牺牲。敌撤离后，苗奔赴现场向烈士遗体致哀，发动群众捐献棺木，安葬了烈士。

1939年农历5月初3日早上去平岗赶集，走到惠济河大桥南端，奸奸杨树森、恶霸郭承五派部下刘孝占、焦四等早已在此埋伏，苗铁峰遭暗算，英勇就义。

杜如珩 传 记

杜如珩（1872——1940），字楚白，睢县榆厢乡土楼村人，晚清秀才，兄弟四人中他排行第三，当时人们称他为“杜三老”。

他在一生中为人正直，饱读经书，造诣较深，平时除料理家务外，还十分注意对子侄辈及其他青年的教养。对邻里间的公共事务，他更是热情参与，对极度贫苦的乡亲，他常常慷慨解囊。故此，他在我县西、门内方威望颇高。

1920年前后，他积极支持子侄辈及另外一些青年到开封、北京等地求学，接受新思潮的影响，经受革命斗争的洗礼。待他们假期返乡后，不分近疏，一律视为宾客，盛情款待，并常常与之畅谈通宵。于是，杜如珩便逐步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形成了进步的改良主义思想。

1926年，杜如珩勇敢地支持并参与了睢县第一次自发的农民运动——红枪会打牛棚。

牛棚是北洋军阀李鸿章的部下，驻县后招兵买马，卖官鬻爵，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我县人民深受灾难。当时杞县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影响到我县西、南两方，杜如珩首先抗捐抗税，他只此一举，应者便近万人。劣绅孟继吾、罗殿卿勾结牛棚一伙，便把杜如珩扣押半年。由于群众议论之压力，杜如珩终被取保释放。杜如珩返乡后，慨无悲伤，也不气馁，便与苗楼村的苗铁峰一起，组织四乡农民两三万人，组成“红枪会”，并公推马集勋（马年青时曾在冯玉祥部队任排长，其父马伯岩是清末贡生，同盟会员，后被押死在狱中）为总负责人。1926年5月，以“红枪会”为名的群众组织开始包围县城。军阀寇英杰，派一连人前来镇压。红枪会终因只有大刀长矛，攻城未克，四散而去。反动政府却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到城西刘庄、徐庄等村放火烧房，农民群众死伤千八。这次自发的农民运动便失败了。

1926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派于秀氏（化名郭延和）为县委书记，会同张海峰、肖人鹄等同志到睢、杞太地区领导农民运动。乘反动政府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之机，由杜如珩、李西峰等人迅速调集“红枪会”农民武装，与1927年5月（麦黄时）某日星夜赶来攻占县城，反动军阀的驻军仓惶逃窜，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暴动终于胜利了。

进城后，经党组织慎重研究决定，由德高望重的杜如珩为政治组长（即县长）主持安民工作。他立即成立了人民法庭，以李西峰为主审员，阎慎宇等为陪审员，并亲自监督处死了绰号“马四糊涂”的大恶霸、大地主——马振英，还释放了囚犯，开仓济民，广大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

“红枪会”进城后，提出了“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等口号。杜如珩多次参加了在李康河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了话，他的讲话影响很大，当时全县到处都传颂着这样的民谣：“如珩当上县长，百姓喜气洋洋，有他撑腰作主，宁可蹈火赴汤。”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各地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上级派来的几位同志奉命转移，“红枪会”解体，农民运动遭受挫折，革命转入低潮，杜如珩返回家乡。当时风闻土

楼可能被抄，如听要被捕，很多人为他的安全担心，但他却泰然自若。因他的威望较高，反动当局怕引起不可收拾的后果，才没第二次被捕入狱。

杜如珩返乡后，仍为群众做好事，至今年长的人还记忆犹新，一是出钱买书，提倡十二要，办平民夜校，教人识字；二是禁止赌博，乘假期学生回家之便，组织力量查禁；三是提倡男女平等，男子剪发，妇女放足；四是整修道路，重种树木，破除迷信，戒除烟酒，戒除嫖赌，在春荒时放粮济贫，因他所办之事附合民意，故在城西榆厢集为其立碑为志，以资怀念。

许 兴 和 传 记

许兴和（1917——1940），唯县城隍乡三里屯人。八岁入私塾读书，三年时间，读完《四书》和《诗经》，1928年转入学堂，1933年高小毕业，考入唯县初中。1936年元月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上学费而辍学。为了谋生，1936年春外出当兵，同年夏逃回家乡。

为谋生所迫，他到处奔走，托人说情，经月余努力，获得刘庄小学教员职位。

1937年冬，他参加了共产党以抗日动员委员会的名义举办的抗日训练班，结束后，回到本村和附近各村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

动，还利用春节拜年机会向亲友们作抗日宣传。后加入了共产党。

1938年5月，中共睢县县委号召青年、工人拿起武器，到刘庄学校集合，组织人民武装，抵抗日本，许兴和背着自己的一支步枪，来到刘庄参加党在睢县拉起的第一支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集合后第二天晚上出发，西行到姬房李驻下，次日上午，我们的辽望哨看到日本侵略军的骑兵从北边向西进犯，就鸣枪向队伍报告，敌骑兵听到枪声，就朝我们驻地方向用机枪扫射，我们的队伍一面集合，一面南撤，采取急行军，走有十多里到一某村停下休息，派饭吃，这时人员的思想乱了，你一言，我一语有人说：“象这样的队伍我们不能跟。”有的说：“还是我们单拉好。”也有人说：“还不如回家等……”当时许兴和思想明确，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说：“兵有头，将有主，我们不能乱嚷嚷，我们打日本不能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动摇决心，我主张那里也不去，坚决跟着张先生（张辑吾，共产党员）走。”当时，不少人认为许兴和说得有理，就说“对！跟着张先生走！”许兴和这几句话起了很大作用。那些随风倒的人拉回了一些，可是那些不坚定的，他们就从该村拉走了，队伍由原来三百多人减少到一百多人。人员虽少了，但质量高了。我们的队伍当天转到英王村驻下，领导决定，采取划整为零，分散活动。张辑吾带领任策衡、许兴和、廖华安、田孝忠十余人，携带勃朗机枪一挺，捷克式步枪数支，前往睢杞交界处杨楼一带活动。当

时虽有枪弹，大部同志不会使用，许兴和就毛遂自荐，实行手把手地交，一面讲，一面用实物作给大家看，很短时间，都学会了枪法，这十多人后来成为杨楼中队的骨干力量。

我们的队伍在杨楼驻时，一日张辑吾同志在村外散步，见到一个人行迹可疑，经盘问是个给日本鬼子带路的人，得悉杞县瓦岗一家店铺内住有一名敌特分子，那时瓦岗还住有土匪百余人，去捉敌探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兴和毫无畏惧，要求带一支手枪，两枚手榴弹，孤身前往，捉回敌探。领导再三考虑，又派二人一同前往，他们三人不到三小时，就把敌探拿获，押回杨楼。

1938年6月，在予东特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下，睢杞两县武装在杨楼会合，当时有一支国民党溃兵四十余人，带机枪两挺，经杞县同志争取，参加游击队，到达杨楼后，曾策划强行收缴我军枪支，拉出去当土匪，吴芝圃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组织突击队进行战斗，许兴和就是这个突击队员之一，他和同志们一起，越墙跨入溃兵驻地，待敌发觉，枪口已直抵胸膛，溃兵之患由此解除。

1938年6月在睢县杨楼编中队时，他任付班长兼机枪手，冬季调到大队部任通讯班长，1939年春调支队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同年冬调新四军六支队二纵队任连政治指导员。

1940年5月，我二纵队活动在永城龙冈区时，有次部队驻到白庙一带，一天上午，突然遇到日伪军两路夹击，我部队因对敌